

鄂东乡村扫墓习俗探究

——以湖北黄冈C村的过程事件分析为例

张晓瑾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0)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湖北黄冈C村的清明扫墓习俗,进行了描述和过程事件分析,清明扫墓是寄托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同时也分析了相关的民俗事象的变迁,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其功能和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如何更好地传承民俗文化与事象,关键在于对传统民俗的恢复和保持,培养相关的民俗传承载体。

【关键词】清明节 扫墓 仪式过程

中图分类号: C9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3-0093-02

清明节扫墓活动作为惯行的民间习俗活动,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宗族理念、文化传承,象征着一种传统的回归。在此,笔者以鄂皖交界的黄冈C村清明节扫墓习俗为例,试图从清明节扫墓活动的过程中,探索其内在的精神涵义,以及这一节日习俗在现代化农村中的存在方式,以及其对村民的生活意义和心理存在价值。

一、C村扫墓习俗 过程事件分析

1. 扫墓时间

清明扫墓是年年不变的习俗。此地对于清明扫墓的称谓亦有“上坟”、“上山”(因当地居民墓地喜好建在半山风水较好之处,而居所喜好选在依山傍水的山脚之处,因此清明扫墓也叫上山。)、做清明”等。当地的方言中仍带有少量古语,如“方才”、“使不得”、“当真”(表询问)等。做清明的时间,有“前三后四”的说法,即从清明节前三天直至清明节后四天,都可以为先人扫墓。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很多人外出务工或已迁至城市或邻镇,回乡扫墓时间又略宽松一点,从清明节前的一至两个星期当地的做清明就开始了。在节日前后的近一个月里,乡镇的交通会出现拥堵,沿乡公路上驶满了从外地赶回老家做清明的汽车,沿路的商店,基本每家都摆有做清明用的祭品,如彩纸扎的摇钱树、花吊子、黄表纸、香、鞭炮等。

2. 家庭成员角色的分工

由于我国乡村传统文化影响深厚,C村仍然是以父系家长为主的乡土社会,家庭男女在扫墓活动中其角色分工是不一样的。目前仍沿袭着传统的规定,家中只有男子才有权利做清明,妇女的角色仅限于在家中准备祭品,即使男主人不在家,妇女去上坟,但其也不具有独立的身份,仅仅只是代表其夫家。这与我国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思想传统渊源颇深,加之父系家长在家庭中具有决定性的

权力和支配地位,特别是扫墓祭祀活动这类关系家庭或家族的大事,更是如此。这种男女性别的分工也映衬出C村家庭男子的主导地位。为表示虔诚,做清明的人一般都会净手以后再出门。扫墓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家中最年长者带领其他成员进行,每户家庭各自祭拜自己的先人,如有共同的先人,同时有好几家共同祭拜也很平常。

3. 具体扫墓活动

做清明的顺序依次是上供品、烧纸钱、上香、鸣炮、磕头、插清明花。做清明开始时,先将准备好的供品一一摆放在先人墓碑前,然后就是敬酒,敬酒是将酒点撒在碑前,要求是点三次,以示敬意。完成上述的活动以后,在墓碑的左边或者右边划好地方,开始烧纸钱。接着是上香。上香时有具体的要求,一般是上三根香,并且是三根香一起点着,点着后的火焰只能用手摇动使其熄灭,不能用嘴对着吹熄。在烧纸钱、上香的过程中,鸣炮也相应的进行,这些行为由指定的一到两个人完成,其他人在一旁站立守候。等到鸣炮结束后,就要开始跪拜磕头。跪拜磕头的顺序按照家中辈分大小来确定,每人依次面对墓碑双膝跪下,磕三个头,然后站起来,双手合十,再鞠三个躬。

做完这些仪式后,扫墓的人也不能急着走开,因为先前点燃的纸钱或许没有完全烧化,只有等待全部烧尽后人才能够离开。在等待的过程中,前来祭拜的人会聊一些关于这位先人的生前的轶事,拉近先人与家人的距离,显示家庭的和谐。同时也检修一下先人的墓地,清除墓地上的杂草,给坟填新土等。特别是填新土一般是由家中的长子进行。因为家中的长子被认定为家里的接班人,这是长子的权利也是其义务。如果长子不在不能履行,则由次子或长孙来进行。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祭拜过的坟墓与先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人一新的感觉,向看到此坟的人昭示,家中的亲人已

* 作者简介 张晓瑾(1982—),女,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博士研究生。

来过,这一坟地不再孤单。在一系列的活动完后,接下来,同样由辈分最高者带领家庭成员前往其他先人的墓前进行同样的清明祭拜仪式。

4. 祭拜当地神灵

在清明期间,除了祭拜自己的先人,当地村民还会到相关的寺庙进行祈愿和还愿。C村村民,常去的寺庙主要有四座:一座是东南面山中的白衣娘娘庙,主要是求去除疾病、得子;一座是北面半山上的武将军庙,主要求功名、平安;一座是村前一棵大樟树下的新福社(即土地神庙),主求五谷丰登、事事顺利,若时间和体力允许,村民会前往安徽境内太湖的弥陀寺,这是第四座寺庙。C村与安徽弥陀镇相邻,距离不过数十里,步行约一个半小时。在清明期间,祭拜完先人,必然会去当地的社庙——新福社。进新福社祭拜,顺序与祭拜先人相同,依次为上供品、烧纸钱、上香、鸣鞭、磕头祈愿。所不同的是,场所仪器比较的规范,庙前有专门焚化纸钱的火炉,人蹲在炉前把纸钱投入其内烧化。携带的清明花,按顺序摆放在庙中左右靠墙的地上。新福社成为C村人心灵寄托的另一重要的场所。

5. 相关饮食或习俗

做完清明以后,村民一般会将供品带回家,由家人共同享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地人认为贡品在祭拜的时候沾了先人的福荫,吃贡品也就意味着将先人的福荫内化到身体当中,使自己获得先人的保佑。

当地人在清明前后会吃一种名为“蒿子粿”的食物。“蒿子粿”是由一种野菜煮熟碾碎后与由大米磨成的米面糅合,蒸熟而成。与上海、江浙一带清明吃“青饼”的习俗相近。

二、清明扫墓的文化内涵及变迁

“仪式不仅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更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行为。”(维克多·特纳,2006)仪式是信仰的表现,仪式过程展示的是祭拜者对逝去的先人的一种怀念和美好的善的祝愿。这种仪式给生者是生存的动力,给死者是一种尊重,C村扫墓仪式和过程蕴含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1. 扫墓本身所承载着对祖先的追思和对家族的记忆。乌丙安指出,西方人对祖先的观念比较淡漠,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祖先观念浓厚。清明扫墓本身就是对祖先的一种追思,通过这种追思可唤醒人们对家族的记忆,对祖先的感恩,增强家庭的凝聚力与宗族观念。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者与死者的沟通。古时,人们“视死如生”,一般人都相信人死了后还会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死亡不过是人的灵魂的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阴间,或在地下,或在天上,不管在哪里,居住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活着的人为死者修造陵墓,为死者建构的另一个世界,给生者体味、由死者去感受。在扫墓中对死者的墓地进行了维护和修缮,使死者在另一个世界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这也是清明扫墓仪式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是生者对死者的尊重和美好的祝愿,娱神利己,希望以此唤起先人对其子孙的保佑。

2. 清明能唤起人们对中国民俗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保护。传统节日的民俗范式,不仅是民族集体的创造和共享财富,而且是极有生活情趣、极富启示象征性的文化现象。清明扫墓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的体现和延续,承载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清明节不能仅仅是一个节庆日放假的

壳,而更应该是具有传统价值内核和孝文化实质,重新认识和传承清明仪式,有助于人们重拾仪式中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引导民众对民族精神的认知的和对传统文化的吸纳与内化。

3. 清明仪式过程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做清明的祭品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纸钱,现在花样繁多,不在局限于一个币种,外币,特别是美元充当纸钱币种的越来越多,认为美元比人民币更值钱。清明的纸质祭品不在局限于清明吊子,增加了很多现代元素,比如用纸做的汽车,用纸做的房子,用纸做的麻将等。纸质祭品既有生活必需品,也有生活奢侈品,也有生活娱乐品。也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生者都尽可能的让逝去的先人也能享受到,这也是家庭富裕的象征。可见,现今用现实世界构建阴间世界比起过去有过之不及。另外,修整坟墓不在局限于清明,只要有修缮的必要,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就可进行修缮,此时人们看重的更是对先人的敬意和孝道,不再局限于时间上的限制。

4. 传统清明男女性别角色禁锢的弱化。虽然目前C村仍存在清明上男女性别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再是固若金汤。在C村妇女也可以上坟,虽然在做清明中,男女的角色有区别,但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仪式,不再具有实质性的内涵,人们仅仅是遵循传统而已。这说明C村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女性的地位正在逐步的提高。这是清明扫墓习俗发生积极性变迁的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在C村清明习俗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变异实际是民俗文化机能的自身调适,也是民俗文化生命力的所在,没有变异的民俗文化是不存在的。”(钟敬文,1998)这种变迁使得做清明形式更加多样,其内容更加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统文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变迁,人们的流动性加快,C村青壮年普遍在外打工,一年当中难以回家对先人进行祭拜,清明习俗在传承主体上出现了分化,在C村清明习俗主要由现住民保留传承,而现住民无非是老人、妇女及儿童。在这一民俗生活中缺少了处在家庭重要位置的男性年轻成员,为相关习俗的传承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虽然妇女在清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传统思维的惯性使得很多活动妇女还是无法公开参与,这样如何将传统民俗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值得深思。除了学校教育舆论宣传外,笔者认为恢复和保持传统节日的内容,加强对相关民俗载体的保护和培养,是一不错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李习之.清明过后话清明[J].江南大学学报,1993(4).
- [2] 任骋.中国民间禁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3]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新版)[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
- [4] 冯普仁.吴越文化[A].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M].文物出版社,2004.
- [5] 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
- [6]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8.